



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

//

當我第一眼看見阿蘇的時候，就確定，她和我是一類的。

我們都是遺失了翅膀的天使，眼睛仰望著只有飛翔才能到達的高度，赤足走在炙熱堅硬的土地上，卻失去了人類該有的方向。

●

黑暗的房間裡，街燈從窗玻璃灑進些許光亮，阿蘇赤裸的身體微微發光，她將手臂搭在我肩上，低頭看著我，比我高出一個頭的地方有雙發亮的眼睛，燃燒著兩股跳躍不定的火光……

「草草，我對你有著無可救藥的欲望，你的身體裡到底隱藏著什麼樣的祕密？我想知道你，品嚐你，進入你……」

阿蘇低沉啞啞的聲音緩緩傳進我的耳朵，我不自禁地暈眩起來……她開始一顆顆解開我的釦子，脫掉我的襯

衫、胸罩、短裙，然後我的內褲像一面白色旗子，在她的手指尖端輕輕飄揚。

我赤裸著，與她非常接近，這一切，在我初見她的剎那已經注定。

她輕易就將我抱起，我的眼睛正對著她突起的乳頭，真是一對美麗得令人慚愧的乳房，在她面前，我就像尚未發育的小女孩，這樣微不足道的我，有什麼祕密可言？

躺在阿蘇柔軟的大床上，她的雙手在我身上摸索、游移，像唸咒一般喃喃自語。

「這是草草的乳房。」

「這是草草的鼻子。」

……

從眼睛鼻子嘴巴頸子一路滑下，她的手指像仙女的魔棒，觸摸過的地方都會引發一陣歡愉的顫慄。

「草草的乳房。」

手指停在乳頭上輕輕劃圈，微微的顫慄之後，一股溫潤的潮水襲來，是阿蘇的嘴唇，溫柔的吸吮著。

最後，她拂開我下體叢生的陰毛，一層層剝開我的陰

部，一步步，接近我生命的核心。

「有眼淚的味道。」

阿蘇吸吮我的陰部我的眼淚就掉下來，在眼淚的鹹濕中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，彷彿高燒時的夢魘，在狂熱中昏迷，在昏迷中尖叫，在尖叫中漸漸粉碎。

我似乎感覺到，她正狂妄地進入我的體內，猛烈的撞擊我的生命，甚至想拆散我的每一根骨頭，是的，正是她，即使她是個女人，沒有會勃起會射精的陰莖，但她可以深深進入我的最內裡，達到任何陰莖都無法觸及的深度。



我總是夢見母親，在我完全逃離她之後。

那是豪華飯店裡的一間大套房，她那頭染成紅褐色的長髮又蓬又捲，描黑了眼線的眼睛野野亮亮的，幾個和她一樣冶豔的女人，化著濃妝，只穿胸罩內褲在房裡走來走

去、吃東西、抽菸，扯著尖嗓子聊天。

我坐在柔軟的大圓床上，抱著枕頭，死命地啃指甲，眼睛只敢看著自己腳上的白短襪。一年多不見的母親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她原本是一頭濃密的黑色長髮，和一雙細長的單眼皮眼睛啊！鼻子還是那麼高挺，右眼旁米粒大的黑痣我還認得，但是，這個女人看來是如此陌生，她身上濃重的香水味和紅褐色的頭髮弄得我好想哭！

「草草乖，媽媽有事要忙，你自己到樓下餐廳吃牛排、看電影，玩一玩再上來找媽媽好不好？」

她揉揉我頭髮幫我把辮子重新紮好，塞了五百塊給我。

我茫然地走出來，在電梯門口撞到一個男人。

「妹妹好可愛啊！走路要小心。」

那是個很高大、穿著西裝的男人。我看見他打開母親的房門，碰一聲關上門，門內，響起她的笑聲。

我沒有去吃牛排看電影，坐在回家的火車上只是不停地掉眼淚，我緊緊握著手裡的鈔票，耳朵裡充滿了她的笑聲，我看著窗外往後飛逝的景物……就知道，我的童年已

經結束了。

那年，我十二歲。

完全逃離她之後，我總是夢見她。一次又一次，在夢中，火車總是到不了站，我的眼淚從車窗向外飛濺，像一聲嘆息，天上的雲火紅滾燙，是她的紅頭髮。



「你的雙腿之間有一個神祕的谷地，極度敏感，容易顫慄，善於汨汨地湧出泉水，那兒，有我極欲探索的祕密。」

「親愛的草草，我想讓你快樂，我想知道女人是如何從這裡得到快樂的？」

阿蘇把手伸進我的內褲裡搓揉著，手持著菸，眯著眼睛朝著正在寫稿的我微笑。

我的筆幾乎握不穩了。

從前，我一直認為母親是個邪惡又淫穢的女人，我恨

她，恨她讓我在失去父親之後，竟又失去了對母親的敬愛，恨她在我最徬徨無依時翻臉變成一個陌生人。

恨她即使在我如此恨她時依然溫柔待我，一如往昔。

遇見阿蘇之後我才知道什麼叫做淫穢與邪惡，那竟是我想望已久的東西，而我母親從來都不是。

阿蘇就是我內心欲望的化身，是我的夢想，她所代表的世界是我生命中快樂和痛苦的根源，那是孕育我的子宮，脫離臍帶之後我曾唾棄它、詛咒它，然而死亡之後它卻是安葬我的墳墓。



「我寫作，因為我想要愛。」

我一直感覺到自己體內隱藏著一個封閉了的自我，是什麼力量使它封閉的？我不知道；它究竟是何種面目？我不知道；我所隱約察覺的是在重重封鎖下，它不安的騷動，以及在我扭曲變形的夢境裡，在我脆弱時的囁語中，

在深夜裡不可抑制的痛苦下，呈現的那個孤寂而渴愛的自己。

我想要愛，但我知道在我找回自己之前我只是個愛無能的人。

於是我寫作，企圖透過寫作來挖掘潛藏的自我。我寫作，像手淫般寫作，像發狂般寫作，在寫完之後猶如射精般將它們一一撕毀，在毀滅中得到性交時不可能的高潮。

第一篇沒有被我撕毀的小說是〈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〉，阿蘇比我快一步搶下它，那時只寫了一半，我覺得無以為繼，她卻連夜將它讀完，讀完後狂烈地與我做愛。

「草草，寫完它，並且給它一個活命的機會。」

阿蘇將筆放進我的手裡，把赤裸著的我抱起，輕輕放在桌前的椅子上。

「不要害怕自己的天才，因為這是你的命運。」

我看見戴著魔鬼面具的天才，危危顫顫地自污穢的泥濘中爬起，努力伸長枯槁的雙臂，歪斜地朝向一格格文字的長梯，向前，又向前……

●
曾經，我翻覆在無數個男人的懷抱中。

十七歲那年，我從一個大我十歲的男人身上懂得了性交，我毫不猶豫就讓他插入雙腿之間，雖然產生了難以形容的痛楚，但是，當我看見床單上的一片殷紅，剎那間心中萌生了強烈的快感，一種報復的痛快，對於母親所給予我種種矛盾的痛苦，我終於可以不再哭泣。

不是處女之後，我被釋放了，我翻覆在無數個男人的懷抱中以為可以就此找到報復她的方法……

我身穿所有年輕女孩渴望的綠色高中制服，蓄著齊耳短髮，繼承自母親的美貌，雖不似她那樣高，我單薄瘦小的身材卻顯得更加動人。

旁人眼中的我是如此清新美好，喜愛我的男人總說我像個晶瑩剔透的天使，輕易的就攫獲了他們的心。

天使？天知道我是如何痛恨自己這個虛假不實的外貌，和所有酷似她的特徵。

我的同學們是那樣年輕單純，而我在十二歲那年就已

物件包裹著，四處游移，我們身上著了火，就著熊熊烈火盡情翻滾，恣意做愛。生命對我們而言是如此輕盈，在旁人眼中我們不過是一陣煙塵，誰也不會在意。

突然，阿蘇鬆開我的手，飛了出去，我眼睜睜看著她翩翩飛起，愈飛愈高遠，我卻無法掙脫束縛，反而感覺到周遭的壓力更加沉重……

「阿蘇！救我！」

我大叫著醒來，只記得阿蘇從空中拋出一句話。

「草草，一切都得靠你自己了。」



醒來後發現自己置身於從前住的地下室裡。

書桌上散亂著寫滿字的稿紙，標題是「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」，最後一張寫著大大的兩個字：THE END。

小說已經寫完了！阿蘇，你看，小說已經寫完了，我大叫著，阿蘇呢？為什麼我回到原來的地方，阿蘇卻不見

人影？小說裡明明白白寫著的，阿蘇究竟去了那裡？

我收拾好稿子，決定去找她。

走出門外，外頭陽光亮得好刺眼，我呆立在十字路口，車子一輛輛自我面前飛逝，紅燈亮完綠燈亮，綠燈亮完黃燈亮，我注視著眼前來來往往的人群，眼淚突然滑落。

想不起來，我竟然完全想不起阿蘇住在什麼地方？一個線索都沒有，什麼路，幾號、幾樓，完全不知道！我努力搜尋小說裡每一個細節，沒有，都沒有！連她究竟叫什麼都不知道！

這是怎麼回事？

我想起FK，他一定知道阿蘇在那裡！

「阿蘇？誰是阿蘇啊！漂亮的女人我一定不會忘記，可是沒有一個叫阿蘇的啊！」

FK的頭像波浪鼓似的搖晃著。

「沒有沒有，沒有什麼阿蘇，草草你是不是喝醉了？」

我失去她了！我緊抱著稿子，茫然地在街道上晃蕩，

我身上還殘餘著阿蘇腥羶的體味，那樣色情的味道，我怎麼會弄錯了呢？

入夜後我回到自己的住處，癱瘓在床上，思索著關於阿蘇的一切。

「我叫阿蘇。」

我仍清楚地記得阿蘇說話的聲音。低低啞啞的聲音，笑起來狂妄而響亮，我們走在路上時，所有的男人都在看她，而她的眼睛只注視著我，從頭到腳反覆打量我，彷彿用目光將我的衣服一件一件剝光，看得我臉紅心跳，手足無措。

「草草，你怎麼能夠這麼美？我看見你內褲就濕透了。」

她低頭附在我耳邊低聲地說，還輕輕咬了我的耳垂。

我仍記得阿蘇喜歡伏在我的小腹上，手指撫弄著我的陰部，邊愛撫我邊唱歌。

「小羊兒乖乖，把門兒開開，

「快點兒開開，我要進來。」

我強忍著呻吟，顫抖著把歌接下去。

「不開不開不能開，

「你是大野狼，不讓你進來。」

我們就大笑著在床上翻滾，滾到地板上，發狂似地做愛直到精疲力竭為止。

我記得，阿蘇第一次看我的小說，看完之後捧起我的臉，端詳了許久許久，深長地嘆了口氣。

「唉！

「草草，你真是令人瘋狂。」

我不是什麼都記得嗎？阿蘇，我的成說是為你而寫的，但你到那兒去了？

●

不知過了多少天？白天我總在街道上漫遊，在每一個人身上尋找阿蘇的影子，夜裡則在床上反覆地溫習阿蘇的氣息。

然而，漸漸地，我的記憶開始模糊，我幾乎無法確定

她是真正存在過，或者只是一場夢？

「在某個地方。」

我想起阿蘇說的，在某個地方，答案一定在那兒。

在什麼地方呢？

我必須找到它。我跳上公車、我坐上火車，甚至，我可能搭上飛機。我不知道自己用了什麼方法，但我知道有個聲音在呼喚我，我正逐漸逼近它。

赫然我發現自己來到一座墳場。

墳墓？原來我尋找的是一個墳墓。

我父親的墳墓旁立著另一座墳，我走近它，矗立在地面上的大理石墓碑刻著幾個字：

「蘇青玉……」

蘇青玉，那是我母親的名字。

母親，我回來了，逃離你多年之後我終於回來了。

我倒臥在母親的墓前宛如蜷縮在她的子宮，我喃喃地敘述著不曾對她表露的情意，彷彿牙牙學語般艱澀吃力。在長期飄浮遊蕩之後，我第一次感到土地的堅實可靠，我終於可以清楚的分辨我對母親的感情。

「我愛你，千真萬確。」

依稀聽見阿蘇的笑聲自天際響起……抬起頭，我看見天上的雲朵漸漸攏聚成一個熟悉的形狀，左右搖擺，搖擺著……

是一雙翅膀。//